

明清小说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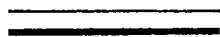
孙逊 著



孙逊著

明清小说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小说论稿

孙 逊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常熟信谊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1156 1/32 插页 2 印张 9.75 字数 210,000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0186·657 定价: 2.00 元

目 录

明清小说论纲	(1)
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简论	(50)
明清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	(62)
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真”“假”概念及其内涵	(81)
《三国演义》正统观念的历史进步性	(97)
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再评价	(112)
论《西游记》悟空、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	(126)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143)
“三言”“两拍”和《十日谈》	(150)
《西游补》寓意试探	(176)
《聊斋》语言艺术摭谈	(189)
《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	(201)
《聊斋》对前人作品的加工与改造	(217)
《聊斋》中《林四娘》篇的民族意识问题	(226)
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	(230)
论《歧路灯》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局限	(252)
试论《红楼梦》的形式美	(274)
《红楼梦》脂评所涉及的时间概念及其价值	(300)
后 记	(309)

明清小说论纲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有一个时代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群。人们通常以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①，正是一言破的地道出了这种文学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的文学标志。确实，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秦汉是辞赋的黄金时代，唐宋是诗词的鼎盛阶段，元代是戏曲的丰收季节，那么，明清则是小说的繁荣岁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上被称为我国旧说部“四大奇书”）、“三言”、“二拍”（二者实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聊斋志异》（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儒林外史》、《红楼梦》（二书代表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些古典小说发展到明清时代，不仅以其浩瀚的数量，而且由于它的卓越的成就，走进了文学的殿堂，与传统的诗文并驾齐驱，成为一代文学的辉煌代表。而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笑笑生、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这些名不见史传的小说作家，也因此成为一代文学的巨匠，拥有着远比传统诗文作家更为广泛的读者。

小说成为明清文学的主要代表，当然不是偶然的，而它做这样的代表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反映生活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的深度和广度上，它作为“历史的书记官”，记录下了远比它的前代其他作品更为多彩多姿、丰富翔实的社会资料；而且它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以哲学为主导的启蒙思想潮流，并成为这股潮流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从而使我国古代文学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它一面直接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融汇了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借用了传统绘画和舞台戏曲的表现手法，以一种空前丰富和多样的文学样式，称雄于明清文坛。

一 明清小说的繁荣

明清时代是我国小说发展最繁荣的时代，这种繁荣首先表现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究竟产生了多少种小说，至今还没有很精确的统计。鲁迅先生是第一个治小说史的专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论及和提及的这一时期的作品计为一百五十七部（其中短篇小说以结集计算，单篇不算）。鲁迅先生是写小说史，当然只能列举较具代表性的作品，不可能也不必要搜罗无遗。书目上收的比较齐全的，文言小说则有《中国图书总目》，共收明清小说七百一十三种，其中文言小说六百二十二种；通俗小说要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共收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约六百七十种（以上统计不包括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这样，明清小说计约一千三百余种。而这个数字无疑是大大缩小了的，实则这个时期写成的小说，数量要远远超出上述统计数字。但即便是这样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也已使以前的其他文学在数量上无以相比。据统计，作为诗的顶峰时期的唐代，大约有诗四万八千多首；作为词的黄金时代的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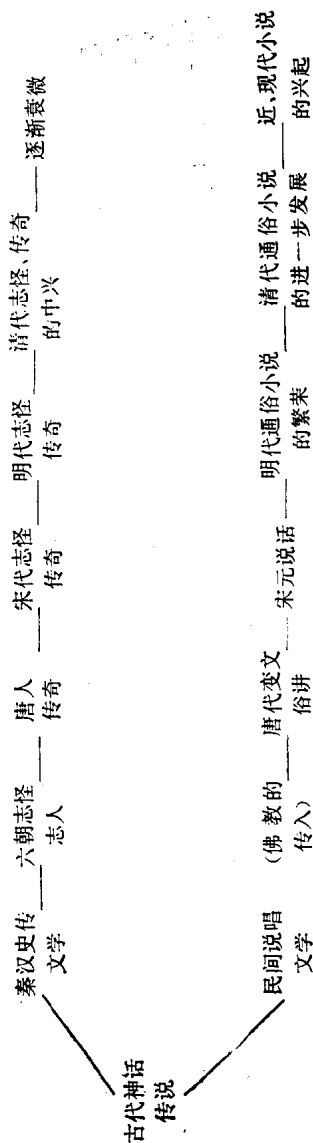
大约有词二万余首。单从表面数字看，似乎唐诗、宋词远在其上；但四万八千多首唐诗辑在一起，不过九百卷，印成现在的书，仅二十多本；宋词则还要减半。这与明清小说每部起码数卷，印成现在的书少则一本多则数本的情形，在篇幅上是占着很大优势的。所以从“本”数方面来看，明清小说也远远超过在它之前的各类文体作品。

这么多的小说，当然是精芜并存，良莠相杂，其间有糟粕，有平庸、落后乃至反动的作品。但多数作品总是程度不同地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少数优秀的作品更有着教育意义。从艺术角度看，我国旧小说确存在着题材因袭、公式化、概念化的一面，但其中确也有着相当数量的小说，突破了前人的窠臼，对我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可贵贡献。长期来，人们似乎形成了一个习惯的看法，认为小说在我国并不十分发达，旧小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大都是一些公式化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事实上，不说数量（我们不知道欧洲一些国家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内到底产生了多少种小说），单就一些在我们当时还不算第一流的作品，自从它们流入欧洲，就已使对方倾倒的情况来看，我国旧小说决不能说不发达。例如明清之际在《金瓶梅》影响下产生的一些人情小说，如《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就曾被译成多种外文流传国外，并受到高度赞赏。十九世纪德国大作家歌德在读了《好逑传》后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盛赞小说中诸如“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损伤”之类的美妙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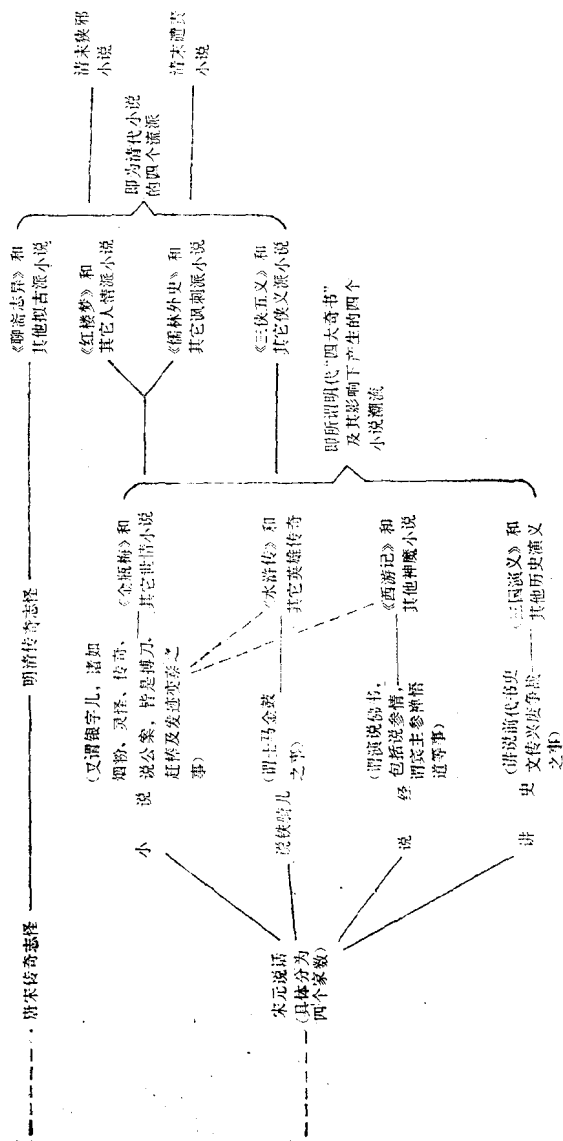
写。而当谈话者问他《好逑传》是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时，他说：“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见《歌德谈话录》一八二七年一月卅一日）。歌德讲得是对的，在我国确有成千上万象《好逑传》以及比《好逑传》更好的作品，它们构成了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并为我们民族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如此数量浩瀚、并且不乏优秀之作的小说，如果大致加以归类，可分成数种流派。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归于“宋人说话”之“影响”和“元明传来之讲史”一类，因而他把明代小说只分为“讲神魔之争的”和“讲世情的”两大主潮；清代小说他则主要分为四大流派，晚清一些重要的小说则分别归于四派的“末流”和“同伦”之中。现在多通行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归入明代小说，因此，明代小说就不止两大主潮；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虽也可以同归于“讲史”一类，但细按之则还有区别。这里根据鲁迅先生的分类并参照其他材料，试把我国小说发展的脉络作一简表（一）如下，其中明清部分的具体流派另立表（二）（见第5—6页）。

我国小说发展简表 (一)



我国小说发展简表(二)



由上列两表可以看出，明清小说按文体总的可分为文言小说(志怪传奇)和通俗小说两个系统。其中文言一支至明代已趋式微，而相对通俗小说却呈现了繁荣局面。明代小说算两大主流也好，算四大潮流也好，都是指的通俗小说而言。一般讲明代小说，也多是指通俗小说。虽然明代文言小说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它在通俗小说的冲击下，已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加之它本身又未能产生出优秀的、足以与通俗小说鼎立的作品，因而其被人遗忘的命运实是历史的必然。而明代通俗小说中，领衔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所谓“四大奇书”，在它们影响下产生了明代小说的四大潮流(鲁迅先生把前两部归于明以前，故谓明代小说是两大主流)。这四大潮流分别是承宋人说话四家数而来，其中除领衔的四部名著外，世情小说中主要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续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其中有些已是清初的作品)；英雄传奇中有：《后水浒传》、《平妖传》以及“说唐”(包括说唐之薛仁贵)、“说岳”、“说杨”(杨家将)系统的一些小说；神魔小说中有：《四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等；历史演义则有：《开辟演义》、《有夏志传》、《列国志传》、《东西汉通俗演义》、《西晋演义》、《东晋演义》、《唐书演义》、《两宋志传》等。

这里附带有一个问题想说明一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是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都归于“讲史”一类的。这儿把它们分成两个不同的潮流，可能并不确当。因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界线和深刻的鸿沟，它们之间相通之处甚多。但我考虑到：两者之间终究还是有不少不同之处，仔细分辨完全可以区

别。一般来说,历史演义偏重敷演历史事件,要求件件从历史上来,虽然其间也有不少虚构,但大致框子要有历史依据;而英雄传奇则偏重描写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虽然一些英雄人物史上有名,但多是稍加依托,虚构的成分更多。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前者是三国时代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被人称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后者所写宋江起义虽然宋史上提及,但人物故事多是镜花水月。同时,从其继承关系来看,两个潮流也是分别上承宋人说话四家数中两个不同的家数而来(一为讲史,一为说铁骑儿)。因此,出于上述考虑,不妨把它们分开来加以叙述。

小说发展到了清代,局面又为之一变。明代已趋式微的文言志怪传奇小说,此时呈现了中兴的局面,并成为清代小说四大流派之一,这就是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拟古派小说;其中《聊斋志异》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通俗小说中,一方面,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派小说,直接继承了明代《金瓶梅》和其它世情小说的传统,并取得了超越前者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世情的愈益险恶,又从这一潮流中分化出专以讽谕世情为任务的小说流派,这就是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派小说。另外,直承明代《水浒传》和其他英雄传奇而来,但其精神实质又完全相反的小说,则是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派小说。以上即为清代小说的四个主要流派。其中拟古派的主要作品还有:《阅微草堂笔记》、《新齐谐》、《耳食录》、《遁窟谰言》、《三异笔谈》等;人情派的重要作品还有:《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而作为其“末流”,则是以优伶妓女为描写对象的清末狭邪小说,诸如《品花宝鉴》、《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讽刺派的作品不是很多,除了《儒林

外史》,《镜花缘》可以算是一部,倒是作为其“同伦”的晚清谴责小说,特别发达,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四大名篇;侠义派比较早期的作品有《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后滥觞于《三侠五义》,出现了一大批诸如《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十八义》、《七剑十三侠》之类的作品。

上述清代小说的四个流派,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是人情派,讽刺派和拟古派三个流派。人情派中除了《红楼梦》代表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李绿园的《歧路灯》也是一部扛鼎之作;讽刺派中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一样,同为我国现实主义的力透纸背的巨著;拟古派里的《聊斋志异》直接继承了我国古散文的传统,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之王。而相比之下,侠义派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难以比肩。从思想上看,这一类小说的人物,都是帮助政府,实为官府的鹰犬走狗,其精神正与《水浒传》相反;从艺术上看,“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耐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以上我们把明清小说的脉络大致理了一下,下面想简单探讨和分析一下明清小说何以繁荣的原因。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从社会历史方面探求答案,一是从文学自身方面寻找原因。

① 先说社会历史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空前繁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有了飞速的进步,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哲学为主导,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启蒙洪流。这一切,都为小说的发展

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作为启蒙思想先驱和中坚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或者本人就是小说作家(如冯梦龙),或者是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热心倡导者(如李卓吾、三袁)。他们共同抬出小说和其它通俗文学,把它们提到了与经史并列甚至超出其上的地位。他们利用小说进行文学的启蒙,同时在他们们的影响下小说成了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启蒙文学样式。他们的有力呼吁以及亲自参与小说的撰写、增补、评点、整理和出版的实际行动,为提高小说的地位和质量,促使其广泛流传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进步的文学思想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那么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则为它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因为城市的繁荣,使小说等通俗文学有了广泛的读者,而读者需求量的扩大,反过来又刺激了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印刷技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给商贾们提供了一个大量印书以营利赚钱的新机会,这个机会同样给小说的发展注入了生命和活力。总之,正是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想潮流和物质经济基础,呼唤着小说这个新的文学形式的春天的到来,并为它的迅速萌发准备了适合的温床和足够的养料。

2

再说文学自身方面的原因,这又可分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在内容上,由于明清小说的主潮是由宋元说话发展而来,因而它和人民群众及现实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现实生活题材不必说,它本身就是取自人们日常的平凡世界,取自人们所熟悉的世俗生活,有些还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作者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小说,自然使普通老百姓感到亲切动人。更何况,其中很多作品都直接反映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生活,表达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趣味,代表了时代的

先进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市民群众)和进步文人的支持。同时，即使是一些历史传说或神话题材，也多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是群众集体创作的，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明清时代的小说家根据人民的愿望和选择，重新进行了艺术上的加工和提高，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群众自我娱乐和自我教育的精神食粮，受到了普遍欢迎。其次，在形式上，小说不仅较传统的诗文自由活泼，通俗浅近，生动形象，容量更大，适合于反映当时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而且比戏曲等其他通俗文学，形式上也更自由方便。戏曲文学虽也可供案头阅读，但它毕竟要靠表演来充实弥补，仅案头阅读体会不出其中的许多妙处；小说则不然，它本身是专供阅读的语言艺术，状物摹影都已在纸里行间淋漓尽致，阅读欣赏非常方便。正是因为明清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以上许多优点，因此它的崛起就成了势在必行。

时代和人民需要小说，小说紧紧拥抱着时代和人民，这就是明清小说成为一代之文学的根本原因。

二 文学的启蒙和启蒙的文学

如上已述，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历着空前深刻的变化的重要历史时代。这种变化首先反映在经济上，那就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尤其迅速，它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带来了我国生活的实践性质的转变，从而必然的也带来了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理

论运动的成因时所指出的：“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同样，在我国，与当时趋向于尘世享乐和尘世利益的经济与生活实践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是反对神学儒教而趋向于尘世世界的启蒙运动的洪流。

文学是时代的风帆，它总是得风气之最先。上述启蒙运动的洪流虽以哲学为主导，但作为其潮头而先声夺人的，却是文学；而走在文学最前面的，则是小说。其中出现于明代前期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代表了我国中世纪文学的最高成就，并成为明代中叶的启蒙思想家率先进行文学启蒙的重要思想材料；而诞生于明代中叶以后的《金瓶梅》、“三言”、“二拍”和传奇《牡丹亭》，则是在启蒙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启蒙文学，它们标志了我国带有近代性质的文学的开端，标志了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新世纪的到来。

李贽是这一启蒙洪流的中心人物。他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又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他提倡“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童心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深恶痛绝假道学的一切虚伪矫饰，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公开言私言利，谈货谈色。在他看来，“夫私者，人之心也，”（《藏书·德业儒臣后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道古录》卷上）与其象假道学那样“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反不如象“市井小夫，身履是

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啗啗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主要是个思想家，但他在撰写大量战斗檄文的同时，看到了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又借推崇和评点小说戏曲来发挥他的这些思想观点。他高度赞扬《水浒传》和《西厢记》，把它们与正统文学经典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就是表现“童心”的典范：“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童心说》）这里李贽实际上把六经、《语》《孟》排除出“童心之言”之外，而对《西厢记》《水浒传》则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们才是出于童心的所谓“至文”。其中尤其是《水浒传》，更成为他抨击假道学、发挥其观点的主要思想材料之一。

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水浒传》的评点上。李贽是开评点通俗小说一代风气之先的开创者。虽然后来有许多小说评本是借托他的名字作伪，但他评点过《水浒传》则是确凿的。李贽在《水浒传》评点中当然也发表了一系列精湛独到的艺术见解，特别是就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宝贵的看法，但他评点小说的主要特点，则是借题发挥，即借评点小说来抒发他的思想和情感。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碗，诉心中之不平”，对小说的评点实际上已成为他愤时骂世、用通俗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的一种独特的斗争方式。

李贽在《水浒》评点中所贯穿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一切假道学的虚伪矫饰，主张表里如一，恢复被假道学所扭曲